

从前慢，唯有读书快

韩钦明

木心先生说从前的一切都很慢，可我觉得，从前读书的时光却是快。

说到读书，才想起，好久没有静下心来读一本书了。互联网AI时代，各种快餐信息目不暇接，手机成为人们获取“知识”的主要来源。忙碌之余，很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。

脑海中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境：午后，坐在明亮的窗子前，泡一杯清茶，摊开一本书，茶香弥漫，氤氲缭绕。目光在书页上静静地流淌，不知不觉间，窗外绿色成黛、杯中清茶仍温。

春节期间，一位年轻的文友要我推荐几本书，以便在过年时阅读。“过年挺无聊的，除了吃喝应酬，就是走亲访友，不如趁这时间读点书。”他说，“我的精神食粮可不能断……”我给他推荐了一些小说散文随笔之类。没过几天，他说，余华的《活着》看完了。我吃了一惊，没想到这么快。

我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：看起书来，表盘的三根指针是加快的。

从前的时光里，最热衷于买书借书读书，可谓如饥似渴。诸如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小说，以及某些国外名著，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读过的。听说哪位同学有了书，便想方设法去借。不但要给人说许多好话，还承诺帮着做事。当然，借给你书的时间是有限定的，几天几点必须归还，否则下次不再借。

特别羡慕父母是教师或者家人亲戚在文化部门工作的同学，他们往往很容易通过某种渠道弄到一些好书。

拿到一本书，似乎就拥有了整个世界，那种迫切与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

从前慢，春天散漫得步履蹒跚，总是在花开花落之间晃悠悠地挪移着脚步。而冬季漫长得如同日头被寒冷冻住。唯有捧起一本书的时候，时间便如燕子穿过雨帘、石子滑过冰面。

暑假里有许多农活要做，跟着家人到田里薅草、施肥。周遭没有一丝风，毒辣辣的太阳似乎静止在了头顶。最盼望干完农活，拿一本书到河边大堰上乘

凉。坐在树下，浓荫蔽日，蝉声如织，凉风习习。常常沉浸在文字营造的意境里不能自拔。眼睛累了，抬头眺望河面，芦苇丛中，有小船悠悠划过，搅碎了水中蓝天白云和绿树的倒影……

秋风吹过，晴空蔚蓝。那些流苏般下垂的稻穗粒粒饱满，它们在微风中欢笑、摇曳，那种弥漫开的收获的味道，不知芬芳了多少农家人的梦境。在镰刀的唰唰声里，在埋头弯腰挥臂中，最盼望着日落西边。只有到了晚上，将疲惫不堪、腰酸背痛如同散了架的身子摊在床上，然后捧起一本书，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就是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这就是《人生》的甘甜。

寒冷的夜晚，灯光昏黄，坐在被窝里看书成为冬天最幸福的时光。时间随着一页页翻书声翻过去，直到外面传来母亲的催促“都几点啦，还不睡觉！”这才猛然发觉夜色已晚。于是，小心翼翼折一页书角，恋恋不舍地合上，谨慎地放在枕边，心有不甘地关灯……

人对世界的认知无外乎两种渠道，经历和阅历。受某些条件的限制，经历毕竟有限，阅历成为人生中重要的一环，阅读就变成打开心智之门的一把精美的钥匙。

读书不一定非要成为才子才女，像钱钟书、林徽因那样的毕竟凤毛麟角。但读书可以陶冶情操，增长见识，充实心灵，开阔视野，让你的人生更丰富认知更丰满。而且，还如苏轼所写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王小波说：“假如你真正爱过书的话，你就会明白，一本在你手中待过很长时间的好书，就像一张熟悉的面孔一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”

从前慢，唯有读书的时光快。丰子恺先生应该深谙其道，所以才说“藏书如山积，读书如水流”。而今，人们行色匆匆，快到无法与这个世界拉开一丁点距离，看看沿途的风景，读读喜欢的书籍。在匆忙向前赶路的同时，还是放慢脚步，找点时间翻开一本书吧。

母亲赐予我的

马筱源

母亲是照亮我的光，她不光赐予我生命，还赐予我最珍贵的成长的力量。

母亲出生于一个小县城，是家里众多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。母亲回忆，她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都是不受约束，放养于田野间的，没人会告诉她生活是怎样一件事。所有的技能全靠自己摸索、试错——学自行车摔破了腿、缝衣服扎伤了手、炒菜油溅伤了脸……

“不认为什么是不能企及”，或许这是独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野性。母亲从不小心翼翼，从不瞻前顾后，她大胆、自信地去面对一切自己未曾做过的事。“想做就去做啊，摔倒是很正常”，这是母亲一直告诉我的。

“可我不会……”“不会就自己试，没有人手把手教你一辈子！”……

母亲高考那年，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即便如此，以高中学历，母亲仍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：当地供电所到母亲所在的中学选拔员工，母亲是唯一被选中的那个人。但母亲还是选择了复读，尽管她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在她的弟弟妹妹们都可以挣钱养家时，作为大姐，她还是往外拿钱的那个。母亲勇敢地背负起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。命运没有辜负努力的人，一年后，母亲如愿迈进了大学校园。

与母亲相反，小时候的我胆小自卑。如果一个同学的英语成绩比我好，我会认为这很正常，因为同学妈妈是英语老师；参加合唱团竞选，我认为输给他也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学过唱歌而我没有……但在母亲眼里，没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，任何事都能通过努力和沟通达成。

当母亲结了婚，工作稳定，一切向好发展的时候，外婆被诊断出了癌症。后来，我问起母亲关于那段日子：“妈妈，外婆生病后你是不是很害怕，你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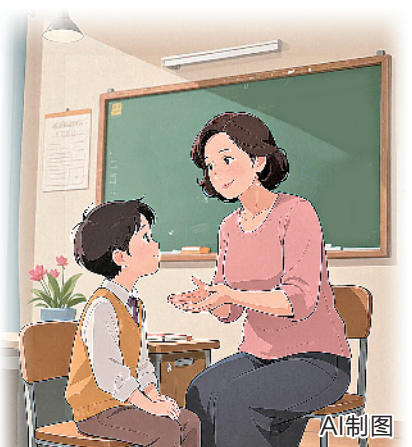
天会哭吗？”妈妈平静地说：“担心是肯定的，但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。疾病和死亡都是不幸，但总会发生，也终要接受，所以，我们要理性地看待。”

这段话给当时单纯幼稚的我很大的震撼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所谓死亡教育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不能做到像母亲那样冷静和坚强。那年，母亲才三十出头。

年近40岁，母亲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在单位也成了工作经验丰富的前辈。这时，她已经可以选择不再“折腾”，享受生活。但是母亲仍在寻找、蓄力，像年轻人一样，试图突破自我。她从行政岗来到“前线”，重拾教学与科研，重新探索新的岗位。最终，母亲以副教授的新身份走进了她的40岁。她就是这样，不甘平淡，时刻进取，让自己一直走在变得更好的路上。

“妈妈，你整天这么‘折腾’，不累吗？”“你要知道，原地踏步的惶恐比那一点疲惫感要可怕多了”。直到现在，母亲仍然保持学习和探索的劲头，保持着青年人的心态。

母亲赐予我的从不是说教，她只是用自己的故事感染着我。能在她的光芒下成长，对我来说，已十分幸运了。



故纸里的流年

武亚中

从前慢，从前的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封信也许要走很久、很远。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

2016年秋，父亲的战友潘叔叔在苏州东山辞世。家人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一封叔叔于1996年写给我的信，当时距我从苏州回徐州不久，此信寄出后因地址不详被退回。信中叔叔情真意切，对我和父亲去东山探望他深表谢意，同时对我寄去的照片赞赏不已，并对我们匆匆离别流露出些许遗憾。

我父亲与潘叔叔既是战友又是同乡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他们在东山一起参加太湖水上剿匪行动，在艰苦岁月里结下深厚友谊。十年后，我父亲调往苏北，和潘叔叔一别30余年。那封信就这样在岁月里迷失了整整20年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我隔着屏幕读到姗姗来迟的旧信，百感交集。

关山路迢迢，何人尽望乡。

我父亲的伯父1931年离开家乡后，下落不明，50年后才和家人取得联系，从大西南黔地辗转回归故乡。途经徐州时，父亲到火车站将他接至家中。对于老人的到来，我母亲怀着深切的悲悯，无暇顾及自己身体虚弱，悉心照顾老人起居。老人回乡安顿之后，给我父母寄来一封信，满纸密密麻麻，古文功底深厚，字里行间饱含对我父亲这个长侄的疼惜，并对我母亲的真心相待表示由衷感激。片纸重千钧，家书意万重。老人说自己多年未曾执笔，力不从心，字迹颤颤巍巍、跌跌撞撞，仿佛映射出一生的颠沛流离。

有一年清明，我的三位年已古稀的堂姑母从遥远的大西南回乡扫墓，我去接机，并把父母生前珍藏的那封信转交她们，以作念想。不出所料，由于年代久远、漂泊动荡，他们父女间的往来信件都散佚于岁月烟尘，不知所踪。

那封信似乎还残留着36年前的手温，而写信人早已归于尘土，姑母们看到老人当年的手书，不胜感慨。
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

我还有一封信，落款时间是1988年9月，那时我正在海滨小城的一所学校读书，通过笔友结识了在小城读大学的一位姐姐。那是她留给我最后的信，字里行间充满离情别绪。对于即将漂洋过海前往东京一所高校留学的她，除了对前途的未知，更有对故土的难以割舍：“以后的路仍旧是坎坷，依然是孤独，但我会因你的祝福而快乐一些，会因你的一声低唤而宁静一些。当以后的某一天，海浪在日本的海岸拍响时，我会默默地对你说同样的话：忘不了你……”自此，我再未见过她。

离开小城十年后的一个冬日黄昏，我蓦然记起，也是这样一个周末，我从学校出来去她的学校。当时公交车极少，记不清走了多远，只记得一直往东、再往东……夕阳从她的肩头漫过来，她明朗的笑容出现在我眼前，那个画面一直令我难忘。我的思念仿佛无处投递，于是写下一篇散文《今宵别梦寒》，之后发表于当时的《彭城晚报》，遥遥祝福离别国门的她。

又是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都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。前些年随着一部反腐剧的热播，我在小城当地报纸上偶然看到该剧编剧的过往经历，文中提到了她——二人在校时曾共同演绎过舞蹈《化蝶》。接着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她的一篇文章，得知她后来移居美国，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文字依然如当年一般清澈。

一封信究竟可以走多久？岁月在故纸里穿梭，往事涉水而来，从春流到秋，从红颜到皓首。一纸墨痕，半生牵挂，山河依旧，故人已远。